

谈古论今话石磨

□郭文明

“千里迢迢在眼前，石头重重不是山。雷声阵阵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这是一则谜语，若不动点脑筋，恐怕很难猜得到。

据史料记载，石磨起源于春秋战国石器时代，名叫磑，到了汉代才叫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后来劳动人民在使用过程中取长补短，经过一千多年脱胎换骨的升级改造，逐步形成款式多样、配套完善、运转灵活、操作方便、效力增强的磨子。由磨扇、磨盘、磨床、磨担组成，发明者是匠人始祖鲁班。

鲁班是怎么发明石磨的呢？有一段传说，鲁班在一次上山伐木的途中，腿皮被石头擦破，心想：石头能把人皮擦破，定能把谷皮擦破，便在石头上动起了脑筋。他苦思冥想，如果把两块石头凿圆，打成条条齿纹，中心再打个孔，对合起来，放进麦子一

转动，肯定会成粉末。他上山选了两块坚硬无麻眼的石块，用锤猛打了好多天，终于一副石磨完成了，放入小麦一试成功。消息一传开，人们便带来小麦试磨，看到纷纷旋出的面粉，个个喜出望外，便回去日夜加班仿造，几年时间，石磨遍及千家万户。

悠悠经年。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我家土基墙茅草房里放着一副石磨，据说是我太爷爷用两担小麦换来的，我家成了磨面点。由于磨石好，几百年完好无损。在我的记忆里，借用我家磨子的人很多，他们肩扛一两斗小麦，顺手在磨床下放一张竹大扁，男人双手紧握“丁字”形的磨担后把使劲推拉，女人站在磨头左手紧握磨担前端，右手不停地添料，身子随着磨子运转的弧度歪来歪去，磨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这时我坐在一旁，一边看他们一招一式的动作十分好奇，一边听他们

讲神奇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人们虽然贫困，可过年的豆腐户还是要磨的。每年腊月底，我家整天响着磨子“呼呼啦啦”的声音，一圈又一圈的白浆往下流，每次给磨膛加水，就像在地铁车厢里听到的那种声音。黄豆一磨完，便用一块白纱布吊在三梁上，女的舀豆浆，男人手握十字架，拐来拐去，把豆浆吊尽，直到成渣为止。

人力磨面非常辛苦，效益也很低，后来人们用毛驴子拖磨。为了不让它偷吃面粉，便用黑布蒙住毛驴的双眼，它只好乖乖地沿着磨盘转，也不敢偷懒。有些大户人家用风力驱动，但造价很高。也有大户人家利用水位高低落差，让急流驱动叶轮带动石磨。那时，天长城北有家小厂，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小钢磨，用柴油机驱动，功效是石磨的百倍。天上的启明星一出，几十

里外的人就肩挑小麦赶来排队。后来，天长城粮食部门搞来一台大型机器，这家伙有农村两间猪圈大，飞轮直径一丈有余，传动皮带一尺多宽，发出的声音能传几里路。一经启动，大小轮子一起转，“呼呼啦啦”连成一片，就像农村田间作业的收割机。

“小小石磨圆溜溜，推呀拉呀转悠悠。雷鸣无雨飘瑞雪，呼呼啦啦琼浆流。”石磨沿用了两千多年，到天长用上了电才停用，它的名字也渐渐在人们心目中淡化，石磨也便成了无用之物。

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一出《王樵楼磨豆腐》的扬剧唱响大江南北。杨国斌和苏春芳两位大师将石磨搬上戏剧舞台，他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亿万人民的喝彩，使石磨的名字又重新回到人们心中，并被列为老物件进行保存。我们应要感谢这两位艺术大师，更要感谢发明石磨的祖师鲁班！

秋日迟迟

□刁永娟

沙尘是落在人间的河流
轻拂命运。翼然而滚烫
长亭，将某个黄昏一分为二
没有枝桠的湖泊
用沉默替代灼痛
给跋涉，缝上鲜艳的纹路

我的眼睛里
是秋风关于陈年的褪色
和肌肤接壤的影子
开始觉醒
一树树凋零的棠花
都该是，有迹可循

遥望

□朱笑燕

长亭辞别闲愁载，金樽向权杖
鲜衣铠甲少年郎，怒马沙尘扬
初生。懵懂。灼痛世间伤

清宁雨露润肌肤，鲜艳花海染
如梦觉醒至圆满，归来慧心藏
翼然。自来。轻拂年少狂

诗两首

□王 轲

烟火辞

烟火漫卷，炊烟
是故乡献给天空的哈达
一阵暖意萦绕在体内
有人在夜里执灯而立

我的母亲在灶前生火
灯火交出她瘦小的侧影
和一场只下在她身上的大雪

远去的村庄，乡愁四海为家
一支笔写不尽其中的流水落花
一声鸡鸣为破晓执笔题序
牛羊在草地上像一场对弈
风一样的少年在田间赶春
像母亲背影上别着的勋章

夜幕降临
我们点燃一盏煤油灯
母亲纳着鞋底，一针一线
都是对乡愁的缝缝补补
故乡的烟火在不断消散
天边的流云是一封无字的家书

碾坊辞

故乡，一座古老的碾坊
珍藏着酒香似的乡愁
将小麦磨成面粉
将墨水磨成诗行

黄昏时，我们推着碾子
在树荫下画钟表
每个人都是一根
准确无误的时针
黄金似的稻谷
在碾坊的齿轮下
变成银白的稻米

一座古老的碾坊
是整个村庄的变迁史
晚风吹灭了落日
一座碾坊在月色下熠熠生辉
就像我们不曾忘却的光辉岁月

怀念

□玉山而

记忆，总是通过某种媒介时不时的被唤醒，比如一丝似曾相识的味道、一首久违的老歌、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而我，则是吃了一口南瓜。我曾经有20年不爱吃南瓜、豇豆、茄子这些夏季时令蔬菜，说起不吃这些菜的原因，则有些不可思议，就是吃腻了。没错，真的是吃腻了。

祖父祖母是都有正式单位的人，生活本来也还过得去，但是他们有五个子女，当时还有老四老五两个儿子尚未成家，而在那时，彩礼、三金也开始逐渐流行。出于做父母的责任，已经退休的老两口又回到了农场，种水稻、小麦、棉花、菜籽、玉米、芝麻……年复一年。我们孙辈到暑假时会去常住，毕竟那时候没有补习班之类的东西。尽管祖母隔三差五会宰只鸡，抑或是买条鱼，但是吃得最多的还是小菜园里的蔬菜，清晨的南瓜粥，中午的烧茄子或是烧得皮籽分离的豇豆，晚上的山芋稀饭……

祖母是一个瘦小却很精干的人，有着那个年代人特有的刚强性格。她的命运真的是多舛，她出生在跑反的路上，她的祖母怕她的啼哭引来日本人，她差点被捂死。她的前半生不幸连着不幸，三岁丧母，十四岁时，父亲被日本人吊死在街口。后来的五年，先是跟着他的祖母，而后又跟着姑母，镇江大港南街有人看到过她拖着走街串巷、以算命谋生的盲人。因为江南小镇的小巷比较多，走进来难出来也难，所以盲人会给些钱，让人牵着

他的棍子把他带到大路上。后来，也有人看到过她在南京下关的江边捡鱼……

十九岁那年，她早早嫁到我们家。之后的她，依然饱受骨肉生死分离之苦，幼年失怙、青年丧女、老年丧子。命运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打击着她，而她一次又一次依靠自己那瘦小的身躯顽强地坚持着。

祖母在外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总是五个五个地买。那时候，不懂事的我们会嫌弃、会不耐烦，对于她买的东西不当回事。现在想想，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们一定会倍加珍惜。

她走的那天，吃了午饭、喝了些水，然后看了看和她相伴六十年的老头子，没惊动一个子女，没挂碍一个孙子，就这么安静地走了。

我时常怀念，怀念一开门的那一声：“哎哟，小鬼孙东西回来了！”

我时常怀念，怀念那悄悄把钱塞我口袋里的温暖，从一角到五角、一块，从十块到二十、五十、一百，随着物价增长的，还有祖母朴质的爱。

我时常怀念，怀念她在炎炎夏日为我们扇扇子。我时常怀念，怀念那曾经吃腻的南瓜。

但我不敢怀念。不敢怀念每次离开前，她趴在窗台上看着，我回一次头，她招一次手说：“慢一点，注意安全！”不敢怀念每次要挂电话时她的哽咽。

我不敢怀念的，还有当年的味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说：“您知道吗？我又喜欢吃南瓜了，而且，已经五年了！”不因美味，只为记住！

新疆是个好地方 ——南疆之旅散记(下)

□刘世琪

我这里说的“特”，是相对于我们这里没有的独特风光。

出乌鲁木齐，进入天山，正当太阳西斜之时，大巴车的右侧，赫然出现一面明镜似的湖水，无边无际，非常壮阔，阳光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旅友们激动了，纷纷拿出手机，隔着车窗玻璃，不顾车身高激烈颤动，咔嚓咔嚓，尽情留下这美好的一瞬。这就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风光秀丽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晶莹的眼泪，是常年干旱少雨地区的一大奇观！赛里木湖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453平方公里。赛里木湖原本没有鱼，后经引进冷水鱼养殖，现已成为新疆重要的冷水鱼生产基地。

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雪山环抱，海拔约2500米，面积23835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草原，仅次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盛，“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像从天而降的巨蟒横卧在草原上。当我们站在东面的山上四方展望，《敕勒歌》所描绘的动人情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过这里的草虽然丰美，但长得不高，通常只有一两寸长，加上此时已是中秋，青

草泛黄，失去蓬勃的生气，但洁白的羊群依旧静静地低头啃草。此景入眼，心动情生，耳畔响起内蒙古的天籁之音《牧歌》：“湛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的下面是洁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斑斑白银，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此景此情如一股拂面的清风，涤尽尘世的喧嚣，扫荡人世的恩怨，除却胸中的块垒，我仿佛华丽转身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漫步在仙山琼境。

一谈起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总离不开“爬雪山过草地”。因此，雪山在我的心中，就是与死神接吻之处，令人生畏的代名词。我五十多岁时，有幸和全国部分地市报的新闻工作者到云南丽江观光，远望皑皑白雪覆盖的玉龙雪山，虽然神圣壮美，但免不了心存畏惧，担心自己已年过半百，扛不住高山缺氧的反应，带着氧气瓶，谨慎地爬到玉龙雪山雪线前，再也没有向前迈进一步。这次我却以古稀之年，乘坐小轿车，从拉那提直上巴音布鲁克雪山。昨天下午，山下突降大雨，山上大雪纷飞，今天却天空放晴，上山的柏油公路早已被清理干净，没有点滴雪痕。小车贴着右手雪山，左手悬崖的柏油公路飞驰，雪山就在脚下，雪山就在眼前。她像一座座白色的金字塔迎面扑来，天空似是被飞雪清洗过，湛蓝湛蓝的，不远处，飘着一朵朵棉花絮般的白云。那湛蓝的天空，近在眼前

的白云，是我平生仅见，干净得不惹丝毫尘埃，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天空似乎更加湛蓝，白云更加洁白，直叫人击节赞美！我豪情满怀，心中直呼：雪山，你终于躺在我的脚下；雪山，我终于撩开你神秘的面纱；雪山，我终于目睹你的仙姿美颜！

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又称“死亡之海”。传说以前人们渴望能引来天山和昆仑山上的雪水浇灌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一位慈善的神仙有两件宝贝，一件是金斧子，一件是金钥匙。神仙被百姓的真诚所感动，把金斧子交给了哈萨克族人，用来劈开阿尔泰山，引来清清的山水，他想把金钥匙交给维吾尔族人，让他们打开塔里木盆地的宝库，不幸金钥匙被神仙小女儿玛格萨丢失了。神仙一怒之下，将女儿囚禁在塔里木盆地，从此盆地中央就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约33.7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居中的民丰县，有一条纵贯沙漠的柏油公路，从这里可以直达北疆。我们进入沙漠后，放眼四顾全是黄色，天空黄橙橙的，空气饱含灰尘，灿烂的阳光，成了醉鬼的眼，无精打采神采全无，天气异常干燥，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复合型沙山和沙垄，宛若在大地上的条条巨龙；塔型

南瓜草虫
萧朗绘